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 文化遗产研究

谢一菡

著

张外信

项目名称：北京印刷学院研究生课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化项目研究成果
项目号：21090118018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 文化遗产研究

谢一菡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研究 / 谢一菡
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196-0494-3

I. ①马… II. ①谢… III. ①文化遗产—研究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0510 号

书 名: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研究

著 者: 谢一菡

责任编辑: 王 含

责任校对: 辉 汉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电 话: 010-63567690 (编辑部) 63567687 (邮购部)

010-63516959 63559665 83558469 (发行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mail: edpbook@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6-0494-3

定 价: 39.00 元

特别提示: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印装有误·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遗产与哲学	1
第一章	起源与生成	18
第二章	自然与文化	40
第三章	物质与精神	58
第四章	权力与自由	78
第五章	规则与特色	96
第六章	保护与利用	115
参考文献		146
附录一	遗产与美学	150
附录二	遗产与史学	182

绪论 遗产与哲学

遗产与哲学，虽然关注的研究领域有所差异，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自人类社会以来，“遗产”这一形式就已存在，但对遗产系统的研究及保护的全球化进程，却是在当代才开始进行的；哲学，自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诞生，春秋末期的先秦哲学，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当代，哲学仍然以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态势，对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诠释；它们都是古老而又充满当代新的思想、意识的学问。

哲学是一门关于智慧的学问，它是关于对人类生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的一种智慧的解释，规则的阐述。它能在理论上提高人的智慧，以人的智

慧来达到改变客观生活，促进精神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目的。而遗产则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用智慧创造出来的众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和精华，它同样也是人类智慧的具象和客观的反映。所以，哲学和遗产是人类社会关于对智慧的解读和反映。

哲学是关于人的理想的建立和完善的学问，它是关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一种抽象的浓缩和概括，是对此产生、形成、发展的规律的研究；而遗产，则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在人的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下，对客观世界进行改变的一种人的行为。任何一类遗产的生成，都与人的观念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哲学与遗产又都是一种人生的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哲学是关于人类想象的学问，它以激发、调动人“自由创造”精神为宗旨与目标，引导人们以丰富的想象力，来创造新的生活，新的时代；而遗产，则是人类以想象力为引导而创造出来的实践事物。任何一项遗产，总是会体现出人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遗产实则是人类创造性行为的历史反映。所以，哲学和遗产又都是以想象和创造为动力和源泉的人类成果。

当然，哲学和遗产在研究方向，实践进程中也有

所差异。哲学是关于研究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等基本关系的一种系统化、理论化、抽象化的研究，而遗产，特别是当代遗产保护，则更为关注的是遗产保护实践过程。这一特征是哲学与遗产最明显大差异。但是，总体来说，哲学与遗产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智慧、人生、想象力的一种表达与反映。因此，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人们普遍的认知中，哲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和学问。它的鲜明特征是从理论论证和逻辑分析系统的诠释关于世界最一般的问题。在哲学家的视野中，思考普遍性问题是哲学的开始，特别是把世界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研究的这样一种普遍性问题作为诠释对象。在哲学家的论著和研究中，极其抽象的逻辑推理，复杂深邃的概念定义，艰涩枯燥的行文随处可见，这种哲学的表达方式，使得一般民众对哲学这门学问产生了敬畏之心，同时也产生了敬而远之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一般的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与自己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一个较为满意的解决方法和答案的理论，而且这种理论最好通俗易懂，

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空间和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新思想、新概念、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强的冲击甚至震撼。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引自己的实践活动，这也是当代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赋予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与方向。

毫无疑问，哲学是一门从宏观上总体把握世界的最一般的规律，是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抽象和概括起来的观点、原则，是人类认识世界，厘清人同世界关系的一门学问。哲学不能替代各门具体学科，但它可以为各门具体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大到国家民族，小至衣食住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随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专门的学科或学问，但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指导作用则是通过这些具体学科和学问中产生影响。特别是当代，产生了诸如艺术哲学、科技哲学、政治哲学等新的研究领域，使哲学对其他科学的指导意义更为凸显，也为哲学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拓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

的精华。”^① 这里面包含着两种含义：一，并不是任何哲学都是科学的，只有科学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二，真正的哲学是特定时代实践经验和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它具有时代性。因此，汲取科学的、真正的哲学的精华，并使之运用和指导当代社会，这样才能使哲学在当代社会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当代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就迫切需要汲取哲学精华，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来丰富和完善本体的理论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种科学的真正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遗产理论研究重要的理论保障。它能够提供高屋建瓴的视野，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着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树立正确的信念和方向，从而科学地掌握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性质与特征，研究方法的正确与否，研究效果的成效与作用，从而使遗产的理论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学问，为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实践奠定了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1页。

靠、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引导作用。

对遗产保护的行为和实践人类早已有之。早在人类早期社会，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等国的统治者，就有搜集古玩珍宝的习俗，并设有专门收藏这些文物珍宝的馆室。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将搜集掠夺的文物古玩交给学者进行整理研究，后又在埃及创造了亚历山大博学院，供世界各地学者进行研究和学习。在中国，商周时代就已建有收藏文献档案的府库，在此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搜集收藏文物及古玩珍宝的记载。虽然从主观上讲，这些行为和实践是统治者收敛财物，巩固统治政权的目的进行的，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功能和效果。在此以后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这种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一直延续至今，对遗产对理论研究也从未中断过，且取得了丰硕果实。但总体来看，对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科学、独立、完整且特色鲜明的理论体系，也可以说是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滞后于丰富的遗产保护行动和实践。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在全球范围内拉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大幕。它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坚持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战略高度，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成为了一项重大的文化传承工程，随之开展了诸如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等一系列活动。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签署之后，更是极大的丰富了世界遗产的内容，使遗产保护和抢救工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全面化。在 50 余年间，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遗产大国——中国，也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中，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政府高度重视，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民众踊跃加入，使全社会形成了遗产保护共识，并付诸于实践活动。如国家、省、市、县保护网络的建立，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代表性项目及传承人名录的评选建立等，可以说，全社会形成了遗产保护及抢救的一个高潮。在此背景和形势下，遗产的理论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09 年，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正式将“文化遗产学”确定为国家标准的一门学科并纳入中国的学科体系。一些高等院校成立了遗产研究机构，文化遗产学系等科研、教学机构，各种学术交流，虽然遗产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但与丰富的遗产保护实践相比，理论研究仍具有滞后性。特别是作为一门新兴独立的学

科，其知识体系、学理诠释、研究方法、理论视野等诸多方面都需要通过长期积累和相关学科的支撑。哲学不仅可以在宏观上给予指导，而且哲学深厚的学术积淀，严谨的学术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流派，都能给遗产学科的建立完善提供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遗产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文化价值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遗存，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珍贵资源。如果以古巴比伦建造第一座有史料记载的古物馆为标示，距今已有 4000 余年的历史。在这历史进程中，遗产的内容不断扩展，形式日趋丰富。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迄今为止，人们也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数字总结归纳出遗产的品种、类别，遗产保护实践的不断深入，也给遗产学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要想从中梳理、归纳出遗产起源、变化、发展的规律，探讨本质、性质、特征、功能、价值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用科学、简单、明确的定义，概念等予以阐述却非易事。作为一门新兴的正在建构的遗产学，应该汲取其他学科的学术成果的精华，但更重要的是，遗产学的主要任务是对遗产作整体性研究，特别是需要构建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知识理论体系，阐释全面保护和合理利用遗产的理论和

方法，以适应新形势，新环境，新的历史进程中对理论研究的需求。遗产学所关注的并不是以某一特定点遗产形态为主要对象，而是以整体的遗产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种类的总体构成和相互关系，综合价值、现实意义以及当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指导思想，一般原则，合理机制，基本方式，主要措施等，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的不同，使遗产学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交叉性、应用性等明显特征，突出了遗产学研究中全局观的重要作用，强调了遗产理论研究必须有开阔的视野，区别于其他相近学科理论研究不同的研究方式，而丰富的哲学研究成果，无疑能给遗产学理论研究以宏观支持与帮助。

遗产所研究和探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与遗产的关系问题。譬如关于对自然遗产的理解与认识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用世界遗产这个框架，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作为两个独立类型，而中国学者则以文化遗产总领概括自然在内的所有遗产。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虽然哲学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上有所差异，如西方哲学的传统是主客二分的结构，它把世界万物看成人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之中，而且以我为主体，

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主体凭着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以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导，强调人与世界的融合为一以及对这种合一体的领悟和理解。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学者将自然遗产归于文化遗产中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虽然从常识角度认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类型，但从哲学角度理解，以文化遗产的概念统领全部遗产项目是中国特色遗产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如国际遗产规则与建设中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体系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这也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是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问题。“历史作为人实现自己目的的生活过程，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总是人们自己选择评价意义的标准，从而根据自己的选择而创造自己的历史。”^①把标准与选择作为哲学研究的一对重要的范畴来进行理论论述。实质上，它也涵盖了当前国际遗产保护规则与建设中国特色遗产体系的关系。遵守国际遗产保护的有关标准和规则，强调保护遗产的世界性立场和全球保护遗产普遍性价值的原则，是承担起保护人类

^① 孙正聿著：《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76—177页。

文明和国际义务，扩大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使中国文化融入国际社会，从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措施。但同时，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决定了遗产在中国有独特的价值和内容。它以多种表现形式从诸多方面体现出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理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全人类的，因此，依照中国遗产的保护现状，探讨中国遗产的保护规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遗产理论体系并用于实践活动，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且，它也是国际规则与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理念的立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遗产保护实践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作为一种“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直接提供遗产保护实践中具体问题的答案，但是它可以有效地为实践过程中提供正确、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立统一规律来理解遗产中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问题，以世界的物质性原理来分析遗产的起源及运动规律，以物质世界中联系与发展来剖析遗产与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以意识的本质来指导当代人们对历史遗产价值的再认识，以历史唯物

主义史观，分析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特别是强调了实践点意义和作用，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认识和实践作为一对重要范畴予以深刻剖析，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应该说，在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近 50 年，我国遗产保护实践取得了突出成就，形成了政府、学者、民众合力进行遗产保护的良好态势，使遗产保护理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丰富且充满活力的遗产保护实践，对当代人们借鉴先人智慧和创造力，促进文化创新和文明发展，对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提高文化认同和自豪感，对国家以文化的形态在世界大舞台上展示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增强国家影响力和竞争力，都带来了直接、正面的影响和作用。但在前进和辉煌的同时，遗产保护存在着不少矛盾、困难，与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相比尚有一定差距。整体表现在“保护上的差距较大，尤其是保护质量方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仍不够全面，有力；参与保护的力量差别较大；管理水平差距较大。”^① 在物质遗产方面，古建筑、古

①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第 3 页。

遗址、古村落等历史珍贵遗存有不少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坏，连国人引以为傲的民族文化的象征——万里长城，也曾出现过墙砖被盗的现象；文物被盗取、倒卖、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有的甚至达到了猖獗地步，保存文物遗产的重要阵地博物馆，也仅是“文物仓库”的角色，存在着收藏总量少，品类单调，同质化现象严重的现象，特别是博物馆宣传、教育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加以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制作技艺传承过程中呈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有的技艺甚至已濒临消亡，传承后继乏人；有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谋求最大效益的工具和手段，肆意滥用，随意篡改，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特别是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更是成为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存在不小的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宏观层面上对当前遗产保护实践及存在的问题及困难给出了理论的回答。在唯物辩证法中，联系、发展的观点是其总特征。事物发展的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他们认为：事物发展具有前进性，是螺旋式的发展，发展具有周期性，